

父亲的“塞罕坝”（节选）

薛杨州

时光流转，不知不觉又到了一年一度的“寒衣节”。每年到这湿冷的节日，我总情不自禁想起父亲，以及他曾看护的山林。

家乡山多林密，水秀花红，常年有鸟儿婉转啼鸣。行人驻足，无不点头称赞，都说家乡的好，全在“树”上。我也以树为荣，骄傲地把这片山林比作家乡的“塞罕坝”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绿水青山里藏着父亲的影子——看到它，我便像看到了父亲。

这漫山遍野的树，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那一辈人栽下的。他常说，栽树时全村男女老少齐上山，要从几里路外山脚下的河沟里往山上背水。树坑里的树苗，栽了死、死了栽，那栽树的艰难，真是一言难尽。

后来，父亲当上了护林员。从任职那天起，直到他去世前，每一处山坳里都有他亲手播种的幼苗。他从山下挑水上山，栽下自己培育的树苗：一把老骨头，扛着一根挑水扁担；一筐筐新土，护着一株株幼苗；一瓢瓢清水，伴着一年年光阴。每一条山路上，都印着他解放鞋的鞋印；每一个山头上，都曾回荡过他那苍凉又豪壮的椰子戏调。

从此，父亲以山为家、以林为伴，忠心耿耿地守护着山里人的希望，守护着家乡的青山绿水。他每日从这个山头巡到那个山头，像苍鹰般睁着秋毫必察的亮眼，警惕地守望每一处山林。

后来，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他自己也知道大限将至，便嘱咐我们：等他去世后，把他埋在他看护的山林里。我们懂父亲的心愿——他的魂，早已融进了大山的树林里。

父亲的坟离他看护山林的小屋不远，如今仍与青山为伴、与绿树为友。他仿佛从未离开，仍在精心守护着大山，守护着他心中的“塞罕坝”……

祖父的镇尺

王彭波

时光流淌，岁月变迁，许多事物早已不复当初模样，唯有一把被我唤作“小钢尺”的物件留存至今——那是祖父生前送给我的。

那时祖父尚未瘫痪，我还在读小学。只记得他把这东西递到我手里，说：“你拿去，写字时用它把作业纸压住，别让风吹跑了。”

如今这“小钢尺”已爬满长条状的锈斑，可那银亮的底色依旧格外醒目，质地也仍如从前般坚硬。

小时候我只把它当作玩具，时常攥在手里把玩，反倒忽略了它原本的用途。直到多年后，我才从母亲口中得知，这物件其实叫镇尺。

那时，祖父已经离开我整整16年了。

我几个月大的时候，父母因工作繁忙，常把我托付给祖父母照料。他们住在农村老家，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，祖父母手头总有干不完的活。有一次我突然生病，姑姑、叔叔和祖父母都守在身边，大家一时拿不定主意：是先忙农活，还是先送我去看病？记不清是谁说了句“还是先干活要紧”，我想祖父当时一定是带着怒气反驳：“干活重要还是我孙子的病重要？今天的活不干了，先去看病！治不好，谁也别想干活！”后来姑姑告诉我，祖父说完这话，当即抱起我就往医院跑。我虽没能亲眼见到那个背影，却能想象出他当时的模样——一定是迈着缓慢却无比坚定的脚步，因为那时他早已偏瘫，一只手、一条腿都不听使唤了。

祖父终究没能等到我以笔墨为生的那一天，更没能和我一同分享文字带来的荣誉。但如今每次写作时，这把镇尺总会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桌上，仿佛祖父仍在我身旁。它像在替祖父叮嘱我：要好好写，别辜负了时光。

寒衣寄相思 让思念被看见

优秀作品展示

◎主办单位：徐州市民政局、徐州报业传媒有限公司

◎承办单位：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、都市晨报

◎媒体支持：徐州日报、都市晨报、汉风号客户端、徐州民政微信公众号

农历十月初一是“寒衣节”，是怀念、祭奠先祖的日子。为引导群众选择文明低碳祭扫方式，倡导移风易俗，树立文明祭祀新风尚，2025“寒衣寄相思·让思念被看见”征文活动启动。征文启事一经发布，便得到了广大读者朋友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。经严格评审，现展示部分优秀作品以飨读者。

我市民政部门 持续实施惠民殡葬政策举措

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不断完善惠民政策，提升殡葬服务质效，今年年底前在主城区持续实施“四免费两优惠”及“两个千元”惠民殡葬政策举措。

“四免费”：丧事承办人通过拨打96444殡葬服务专线在殡仪一馆、二馆进行接运存放遗体，可减免遗体接运费170元、普通化妆费80元。在汉王、茅村、双山公墓购买节地生态葬且能安放骨灰盒的墓穴，免费提供价值200元的骨灰盒1个；在汉王、茅村、双山公墓办理二次安葬业务，可减免墓葬费300元。

“两优惠”：丧事承办人通过拨打96444殡葬服务专线在汉王、茅村、双山公墓办理碑文手续，可给予制作碑文费用10%优惠；在殡仪一馆、二馆存放遗体并使用告别厅，可给予告别厅使用费（告别厅租用、鲜花配置费）5%优惠。

“两个千元”：对鼓楼区、云龙区、泉山区、徐州经开区、铜山区享受低保、特困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人员的逝者，殡仪馆提供原价3020元殡仪服务、实际收费1000元的“千元告别”；汉王公墓提供原价6800元孝园壁葬、茅村公墓提供原价6800元兰园A区壁葬、张集公墓提供原价3600元树葬，任选其一，可享实际收费1000元的“千元礼葬”。

注：具体咨询以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解释为准。

老妻（节选）

赵兴才

霜降过后，一场深秋冷雨落下，顿觉凉意贴身。哦，“未觉池塘春草梦，阶前梧叶已秋声”，冬的脚步携着萧瑟，悄无声息地近了。

老妻在世时，每到这时，总忘不了找出防寒的绒棉衣，叮嘱我：“天凉了，外出穿暖些。”可如今，再也听不到她这般关切的声音了。

“老妻”，这称呼乍听似乎有些生分，实则是我对故去妻子独有的“昵称”。她在世时，我们从青丝相伴到白发，恩爱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。可谁料，2020年，她竟因心梗突发，永远离开了我。

这5年多来，我常常独自静坐，对她的思念萦绕心头。夜里更是时常梦到她，梦里的她，音容笑貌依旧，正深情地望着我……一个早已刻进我心底、与我心灵相融的人，如今却再也见不到了，可我也永远忘不了她——我的老妻。

这辈子，我和老妻也曾遇过情感的波折、生活的磨难，但我们始终相互尊重、彼此理解。两颗心紧紧贴在一起，同甘共苦、共渡难关。我深知，这样的真爱难觅，这样的真情更难寻。记得1987年7月，我要去北京学习1个多月。那是我们婚后20多年里，第一次短暂分开。那时网络、通讯都不发达，思念至极的她，只好把牵挂写进书信，将分离时的思念与深情，一字一句都倾诉在信里……

2016年，老妻不幸患上重疾，从此生活不能自理，只能坐在轮椅上；后来病重卧床，我寸步不离地守在她身边，日夜伺候。可终究没能留住她，2020年，她还是因心梗突发，永远地走了。

悲痛曾让我无法自拔，我的生活也从此改变了轨迹：白天看似若无其事，可一到晚上，独自面对孤灯时，寂寞与凄凉便会涌上心头，只能暗自落泪。老妻一生给我的爱，就像山间的清泉，涓涓不息，陪伴了我半个多世纪。

时光荏苒，转眼老妻已经离开5年多了。在这漫长的日子里，我对她的思念从未停止。“风雨敲窗棂，苍穹传深情；孤独长思念，天地泪飘零。”这份跨越生死的心灵对话，早已架起一座桥梁，载着我对她最美好、最绵长的思念与追忆……

《秋思·忆亲恩》

朱梦钰

十月寄相思，
寒衣遥寄亲。
外公外婆情，
一世铭心间。
回首当年事，
泪落湿青衫。
外公戎马志，
淮海立战功。
外婆持家巧，
厨艺冠乡邻。

秋风萧瑟起，
落叶满阶悲。
人生虽聚散，
此恨莫能消。
往事不可追，
来者当自强。
先辈遗宏愿，
今朝庆华诞，
举杯敬山河，
爱国默无言。